

中国稻种泽五洲

□高莉

古风悠悠岁月长，千载文明耀四方。这便是位于湖南省西南部，古称“五溪”，素有“黔滇门户”“全楚咽喉”之称的怀化。

说起怀化，稻花的清香便扑面而来。上下7000年，古今两神农。五溪大地先后出了两个神农，一个是古代神农炎帝，一个是当代神农袁隆平。7000多年前，炎帝创造了五溪地区初期的农耕文化。在位于怀化市安江镇的高庙遗址博物馆，展柜里那粒7400年前的碳化稻谷粒，将中华文明史上溯到7000多年前。而当代神农——“杂交水稻之父”袁隆平，在怀化安江农校坚守37年，让“一粒种子改变世界”的故事从这里传遍世界。

袁隆平初到安江农校当教员时23岁。有一次，他带着学生到生产大队参加劳动，住在生产队一位干部家。当时正是刚打过谷子的季节，但因口粮不够，这家人只能天天喝稀饭。这位队干部满怀憧憬地感叹：“现在最高产的稻谷亩产五六百斤，如果能产千把斤，该有多好啊，人们就能敞开肚皮吃了！”这句话如一记重锤，狠狠地砸在袁隆平心上，为他埋下了“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”的理想种子，这一年是1953年。

转眼到了1961年，7月的一天，袁隆平在农校试验田里发现一棵“鹤立鸡群”的稻株——穗子大，籽粒饱满，10多个约8寸长的稻穗沉甸甸的像瀑布一样垂着。他挑了一穗，仔细一数，竟然有230颗稻粒。袁隆平大胆推算，如果用这样的稻粒作种子，水稻的亩产量不就能上千斤了吗？他将这棵稻株上的谷粒全部当做试验种子，一番辛苦下来，失败了。

袁隆平不甘心，继续研究分析，确定“鹤立鸡群”的稻株是棵天然的杂交水稻。既然自然界能长出天然杂交水稻，那么人工也可以培育出杂交水稻。随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，他从几十万株稻穗中找到6株雄性不育株，这是杂交水稻的母本。他与2个学生成立了“三人科研小组”，踏上研究杂交水稻的漫漫征程。

他们像蹒跚学步的孩子，一次次跌倒，一次次爬起。最惊险的是1968年5月，他们用4年心血培育出来的秧苗险些被斩除根。那天清晨，袁隆平像往常一样到试验田里查看秧苗，可眼前的情景却让他目瞪口呆：试验田里，历尽千辛万苦培育出来的700多株秧苗被人人为损毁殆尽。他疯了般焦急地四处搜寻，希望能“捡漏”，直到第四天，终于在一口井里发现了5棵劫后余生的秧苗。

两年后，试验田里培育的不育种子终于成熟了。袁隆平和助手们把这些种子带回湖南，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试验，均以失败告终。袁隆平没有气馁，继续查资料，找突破口。他发现杂交高粱的培育试验中，用的是南非和北非两个距离非常遥远的品种，豁然开朗。他大胆地把目光投向海南岛的野生稻。助手在海南一处沼泽地中发现了后来被称为“野败”的雄性不育野生稻，袁隆平以它为母本，培育出200多粒“野败”的第二代不育株稻种。从第一株“鹤立鸡群”天然杂交稻到海南沼泽地里的“野败”，经历了近10年时间，杂交水稻研究终于有了突破口。

1976年，全国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达到208万亩，增产全部在20%以上。2000年，超级杂交水稻亩产700公斤目标实现；2004年，亩产800公斤目标实现；2005年，超级稻第三期小片试验田亩产达到900公斤。同年年底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北京正式宣布，从2006年起停止对华粮食援助。这标志着中国26年的粮食受捐赠历史画上了句号，并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援助捐赠国。中国以占世界不到10%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%多的人口，杂交水稻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杂交水稻已在印度、孟加拉、印度尼西亚、越南、菲律宾、美国、巴西、马达加斯加等国家大面积种植，年种植面积达800万公顷，平均每公顷产量比当地优良品种高出2吨左右。

中国稻种泽五洲。内嵌“中国芯”的杂交水稻，解决了地球上数十亿人口的饭碗问题，堪称是人类农业科技史、和平发展史上一段波澜壮阔的伟大进程。

福地怀化稻香浓，这里是世界人民的福地。

风且吟听

□杜明燕

我心中的额尔古纳，是一本厚重的书，每一页都流淌着岁月的故事。当晨雾漫过额尔古纳河的水面，我总爱蹲在岸边看阳光碎成金箔，随水流淌进掌心——这捧着着“奉献”之意的河水，分明是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的脐带，滋养着森林与草原的每一道褶皱。记得第一次在山冈上眺望那郁郁葱葱的木本湿地，巨大的“马蹄坑”仿佛是镶嵌在大地上的印记；在湿地栈道行走时，脚下的泥炭层发出湿润的声响，极极了心跳声，而远处驯鹿颈间的铜铃叮咚，与鸿雁的长鸣交织成歌，那一刻我忽然懂了，额尔古纳从来不是地理课本上的符号，而是立体的史诗。

—

当我读到翦伯赞先生所说的“比草原文明更古老的必然是森林文明”时，指尖划过《唐书》中“室韦”二字，墨痕仿佛洒开的千年前的炊烟；顺着《蒙古秘史》中的记载，寻找一个叫做“额尔古涅·昆”的地方。去年在黑山头古城遗址，我蹲下身拾起一块带釉的陶片，想象着拙赤·哈萨尔的营地曾如何火光通明；界河游船驶过“黄金镶边”的支流时，导游指着河湾说：“这是著名的黄金沟，当年淘金工就在这里用桦树皮筛沙淘金。”风吹过岸柳，仿佛在诉说历史故事，拓跋鲜卑南迁时的猎猎风尘，鄂温克族猎人背着鹿茸走过木桥，生产建设兵团的马车碾过冻土，俄罗斯族的手风琴在木刻楞里响起……这些褶皱里的故事，比任何史书都更鲜活。

二

读《敖拉·昌兴巡边记》时，我总在深夜合上书页，走到阳台眺望——想象公元1851年（清咸丰元年）那支96人的队伍，如何在陡峭如墙壁的岩壁间跋涉102天，完成了对额尔古纳河、格尔必奇河、黑龙江沿岸、兴安岭、乌第河源等的巡查任务。直到听到一位达斡尔族老人演唱那部史诗，“顺额尔古纳河漂流，遇到的事情多，挑选一两件，讲给诸位听听吧。两岸的岩石哟，像墙壁一样陡峭；两侧的树木哟，像哈

迪（柳条渔网）一样茂密；叫蟒蛇精的峭壁哟，下面有非常可怕的水涡；叫玛琳的石峰哟，是非常高耸的山峰……”他布满皱纹的手抚过琴弦，唱到“立界碑处青草年年绿”时，我突然感同身受额尔古纳河的险峻与美丽，更读懂了额尔古纳河的庄严。

“千年流淌的额尔古纳河哟，你悄悄地做些什么……”当歌曲《额尔古纳河》的旋律在我耳边响起，我仿佛听到了额尔古纳河在诉说过过去。它流过辽阔的草原，听过蒙古族牧民迁徙的长调；流过郁郁葱葱的森林，见过鄂温克族猎人艰难的跋涉。此时，我总会想起在使鹿部落的鄂温克姑娘，她牵着驯鹿走过松林，手上的红色“考考乐”（手套）在阳光下跳跃，就像歌里唱的“传情的秋波”。而“奔腾不息的额尔古纳

河哟，你轻轻地说些什么，谁的今天，谁的欢乐”，又让我感受到了它如今的喜悦。一位老人说，额尔古纳河水依然记得每个迁徙的脚印。

三

我特意买了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的精装版，并找到迟子建老师签名，翻开书页仿佛能闻到松脂、驯鹿的气息。记得读到“乌力楞”在河畔迁徙时，我正站在敖鲁古雅的驯鹿部落，看一位非遗传承人用桦树皮制作工艺，他说：“我们的祖先从贝加尔湖来到这里，是额尔古纳河教会我们与大自然共处。”就像迟子建老师笔下写的那样，“河流永远记得自己从哪里来。”

去年秋天，我在界河游船拍下一张照片，河心滩的白桦林被秋霜染成金黄，左岸俄罗斯的村落升起炊烟，右岸中国的马群踏碎夕阳。那一刻忽然明白，额尔古纳的魅力从来不止于风景——它是母亲河，是界碑，是文化基因的密码，更是每个读懂它的人心中，那片永不褪色的精神原乡。

当暮色漫过河岸，我听见河水在低语，所谓“读懂”，从来不是揭开谜底，而是在浪花与星辰的对话中，看见自己血脉里流淌的永恒。每当我想起它，心中就充满了敬畏与感动，它就像一条流动的生命线，连接着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

风北韵疆

<div>蓝缎子蒙古袍</div> <div>□纳·赛音朝克图  著 包文学  译</div>	<div>聪明伶俐的姑娘。</div> <div>“我年方十八 如今还未出嫁” 姑娘平静作了答 闪动着眼眸在微笑。</div> <div>“哦，那你这是在缝给你的哥哥喽？” 我接着又发问 性情腼腆的姑娘家。</div> <div>“父母生养 我们姐弟俩 乖巧可爱的弟弟他 如今正在上学堂。”</div> <div>“那这是为谁而缝制呢？” 姑娘未做明确答 羞赧地低头 羞红了脸。</div> <div>妙龄少女 我并不认识她 问了诸多不相干的话 直觉内心好尴尬。</div> <div>煮着热腾腾奶茶 看此情景的老阿妈 觉出有点不对劲 急寻话茬儿转话题。</div> <div>“如今时代的孩子们 自由自在让人羡慕 随心所欲 做自己喜欢的事</div> <div>在那黑暗的旧社会 吃尽苦头的老两口 看着孩子们快长大 从不干预他们的事儿。</div> <div>姑娘可是幸运儿 心灵手巧样样通 艾里老少齐夸她 精明能干又乖巧。”</div> <div>蔚蓝的头巾 肩上搭 姑娘红润的脸蛋</div>	<div>露出嫣然的微笑。</div> <div>“暂且放下手里的活儿 趁热把茶喝了吧” 疼爱姑娘的额吉 温馨提醒着快喝茶。</div> <div>“趁着盟里的那达慕前 快把袍子缝出来呀，额吉！” 不经意间说出了心里话 姑娘略显不自然。</div> <div>俊俏美丽的姑娘 辫子又黑又长 额吉深情地抚摸着 姑娘的辫发如是说：</div> <div>“乌尼尔的儿子吉日嘎拉赛罕 忠厚老实又可爱 当选了劳模可不一般 人人喜爱夸赞他。</div> <div>幸福时代的孩子们 若有那份好姻缘 相互了解那性情 那就随他们而去吧。”</div> <div>在青青的草坡上 坐落着崭新的蒙古包 怎能猜透蒙古包里 聪慧善良姑娘的心思呢？</div> <div>蓝缎子蒙古袍 缝制得结实又漂亮 美丽大方的姑娘哟 不知为谁而缝忙。</div> <div>星诗空</div>	<div>花海之约</div> <div>□刘海豹</div> <div>大黑河有开放之心 每一滴水，都能海纳百川</div> <div>它用一夏天的时间准备了一片花海 只为一个约定，等我们秋天来用紫色的爱，将我们淹没</div> <div>它把草原所有的马鞭草都种在岸边 用大黑河的水，滋养绝世容颜</div> <div>秋风吹来，紫色浪漫，铺开人间宋词</div> <div>打开紫色花瓣，一点浅粉一点深红，从蕊中流出这世上独有的胭脂，被大黑河养顾 被一座城垂怜</div> <div>马鞭草风情万种，却不攀附高枝，把细碎紫花贴近大地 给一座城涂抹紫色口红</div> <div>在秋天。我们以文字为拜帖去大黑河郊野，赴一场花海盛宴 这些花仙子们，都是爱情的速挽草 有草木的慈悲，可解相思之毒 一朵紫色花瓣，足够解救一群内心荒芜的人</div> <div>赴过花海之约，都会爱上这人间宋词。它们从大黑河取一瓢清水，淋湿所有词根</div> <div>文字中乡愁成疾，填进八百里词牌 最深情的恋人，适合十八里相送</div>	<div>赴过花海之约，如同饱读大地美学。一朵紫花，一个文字 把人间的美，写到极致</div> <div>赴过花海之约的人，最懂爱之珍贵。他们会像马鞭草一样 爱上吹过阴山的秋风 爱上敦勒川的苍茫和辽阔 爱上长调般的大黑河。在阴山下 骑马牧羊</div> <div>情在漠上</div> <div>□张国良</div> <div>天上的风  地上的雨 在那云雾迷漫的西北海 叙说着大漠阳关情怀 神奇的居延海</div> <div>你是天上的瑶池  白雾蒙蒙一眼望不到边 神女露出了微笑 看那青牛飘然出关</div> <div>回望瀚海 看那神箭送来祥云 神奇居延海边塞秋雁 把吉祥留给草原</div> <div>天上的云  地上的海 在那苍茫无边的沙漠 镶嵌着一颗碧绿珍珠 神奇的居延海</div> <div>你是地上弱水河  黑水潺潺满眼金色胡杨 遥望远去的云朵 看那天鹅飘然归来</div> <div>长河落日 寄托草原富裕安详 神奇居延海边塞秋雁 把吉祥留给草原</div>
---	---	--	---	---



赤峰红山湖静美如画

犁夫  摄

北国风光

额吉的怀抱

□康有生

我叫朝鲁，蒙古语的意思是石头。这个名字是额吉给我取的，她期望我能像草原上的石头一样坚韧不拔。我记不清自己以前的名字了，只记得5岁那年，离开上海保育院跟着一群孩子坐上了开往内蒙古大草原的绿皮火车。从那时起，我便与草原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火车行驶了三天三夜，窗外的景色从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逐渐变成了一望无际的草原。当火车缓缓停靠在呼伦贝尔海拉尔站时，我见到了站在站台上的额吉。她穿着一件蓝色的蒙古袍，脸上带着温暖的笑容。她蹲下身解开胸前的盘扣，用宽大的蒙古袍把我裹住，口中念叨，“我的孩子，天气寒冷别冻着。”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额吉蒙古袍的温暖，同时闻到了奶茶和阳光的味道……

草原的生活对我来说是全新的。起初我总是不习惯，夜里常常惊醒。每当这时，额吉就会把我搂在怀里，她那温暖的怀抱让我感到无比安心。额吉轻声哼唱着蒙古族长调，伴我甜蜜入梦。阿爸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但他会带我去看草原的日出，教我认识草原上的每一种植物和动物，还给我讲狼的故事。

我6岁那年，即来到草原第二年的秋天，突然高烧不退，身上冒出红水泡，奇痒难忍。阿爸急忙赶着勒勒车，额吉抱着我前往苏木卫生院。额吉怕我着凉将我紧紧地裹在蒙古袍里。医生诊断我患了水痘，叮嘱我们注意避风，不要抓挠，以免留下疤痕。在随后的十几天里，额吉将我搂在怀里悉心照顾。我记得，额吉轻轻地抚摸着我的手，并给我戴上了她亲手做的布手套……

12岁那年，阿爸第一次把我扶上马背。那匹枣红色小马叫“闪电”，性格温顺，奔跑时却如闪电般迅疾。“闪电”是阿爸特意为我挑选的。每日清晨，我都会骑着它去苏木中心小学上学。傍晚放学，阿爸再来接我。记得第一次独自骑马去学校，阿爸和额吉站在蒙古包前一直望着我，直到我的身影消失在草原的尽头。

那是一个初冬的傍晚，放学时，给班级送取暖煤的车到了，班主任老师安排我们几个男同学将两吨煤搬运到教室门口的空地上。我们专心搬煤，不知不觉天色已漆黑一片，“闪电”驮着我疾驰在回家的路上。突然“闪电”发出“吭吭”的叫声，我警觉地回头一看，几束绿幽幽的光从深邃的黑暗中直射而来。“不好！遇上狼群了！”

我心里暗想，我和“闪电”一定要快点跑，只要我们不减速，危险就不会发生。随着“闪电”飞速奔跑，我的心也忐忑不安起来，似乎要跳出嗓子眼儿。我将身体紧紧贴在马背上，两只手死死地攥住缰绳。那群狼，仿佛荧光一样的眼睛，在漆黑的夜里不停地晃动。这时，我看到不远处点燃了一堆火。我心想，会不会是阿爸点燃的？小时候，阿爸给我讲过狼怕火的故事。果真，狼群看到火堆，便停止了跟随的脚步。它们注视着火堆，静立一会儿，随后转身离去。我惊呼一声，“阿爸！”随即颤抖着从马背上滚落下来。阿爸把我抱在怀里，安慰我说：“朝鲁不怕，草原上遇到狼是常有的事。”我长舒一口气，浑身瑟瑟发抖，衣服都已湿透。阿爸抱着我骑在“血清马”的背上，继续往家走。

仿佛转瞬之间，前面出现蒙古包的轮廓，额吉手里提着马灯站在蒙古包前。看到我和阿爸，听到“血清马”与“闪电”吭吭的急促交流声，看到汗水从“闪电”的被毛不断滴落。额吉似乎明白了，她快步来到“血清马”跟前，解开蒙古袍胸前那几颗盘扣把我裹起来，抱进了蒙古包……

回到家，“闪电”显得有些疲惫，阿爸拍拍“闪电”的头说：“你是好样的，我去拌点饲料奖励你。”“闪电”似乎听懂了主人说的话，用“吭吭”的鼻音回应着。

那天晚上，我又嗅到了额吉蒙古袍的味道……

从那以后，每次我放学回来晚时，阿爸都会在途中接我。

初中时我开始住校，每周只能回家一次。额吉总会准备我最爱吃的奶豆腐、手把肉等。而阿爸则会检查我的骑术有没有退步。

初中毕业后，我正式跟阿爸放牧。学会了挤牛奶、剪羊毛，能准确分辨出每头牛的独特叫声。

如今我已经是个体道的草原牧民了。每当我骑着马在草原上奔驰时，总会想起额吉说的话：“草原上的石头，经过风吹雨打才会变得更坚硬。”我知道，是额吉和阿爸的怀抱，让我这块来自远方的石头，在草原上安了家，扎下了根。

额吉已离开我们很多年了，但我永远忘不了额吉那温暖的蒙古袍……

阅小览说